



贤姊来兮屈原归

□ 江柳

我终于来到了秭归。

秭归因三峡而闻名,也因脐橙而闻名。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这里诞生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水经注》记载:“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因名曰姊归”,“秭”由“姊”演变而来。原来,秭归之名源于屈原。说秭归就不能不说屈原。

屈原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宜昌市秭归县。他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生于钟鸣鼎食贵族之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楚怀王时期,官至左徒、三闾大夫。他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对外联齐抗秦。因遭排挤和诽谤,被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屈原悲愤交加,自投汨罗江以身殉国。屈原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被誉为“楚辞之祖”。

进入秭归新城,屈原之风扑面而来。路口的山坡上,镌刻着红色的隶书大字“路漫漫其修远兮”。这应该就是秭归的序曲和开篇吧。车行在城区道路上,映入眼帘的有天问公园、九歌广场、丹阳路、龙舟路、橘颂路、屈原路。进入餐厅,酒店的包间也分别以天问厅、橘颂厅、湘夫人、云中君、涉江厅等命名。我们知道,这些都取自屈原的作品。一个山区小县,动辄以楚辞来命名,实在过于豪华和奢侈,但谁又能说什么呢?谁叫秭归是屈原的故乡呢?

我们来到屈原祠。屈原祠始建于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原址位于归州古城的屈原沱。1976年7月,因葛洲坝工程兴建,屈原祠迁往归州向家坪。2006年11月,因三峡工程兴建,屈原祠再次迁建至秭归凤凰山。站在屈原广场临江眺望,眼前就是举世闻名的三峡大坝和三峡水库。想当年,这里曾经是悬崖峭壁,江水汹涌,水流湍急。如今,三峡大坝“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坝前水位与坝下水位落差有一百多米呢。

天空正下着小雨,乌云翻滚。突然,一幅奇妙的景象呈现在我们面前。对面的山顶上,一根巨大的云柱直插天空,再拧出一道弯,形成一个天造地设的大问号。我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这是屈原现身发出的“天问”吗?我想是。屈原放逐,心中惆怅,彷徨于川泽之间,游荡于原丘之上,向苍穹发出“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天问所查,十二焉为?日月安属,列星安陈?”“从天地分离、阴阳变化、日月星辰,问到神话传说、圣贤凶顽、治乱兴衰。情真真,意切切,问得荡气回肠,问得地老天荒,问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谁能回答?没有答案。那时候,人类尚未发现“提丢斯—波得定则”,开普勒直到中国的明朝才出生,尚未总结出“行星三定律”。屈原满脑子都是疑问,他更不可能想到中国人民在二十一世纪建成了三峡工程这样惊天动地鬼神“国之重器”。如今,屈原来归,他怎能不发出“这怎么可能”的天问!

我们来到秭归县屈姑食品有限公司参观。这是一家集柑橘种植、加工、研发、出口、冷藏于一体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展览馆将柑橘生产经营和屈原橘颂文化融为一体,可听、可视、可触、可尝,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大厅正面墙上,书写着屈原的《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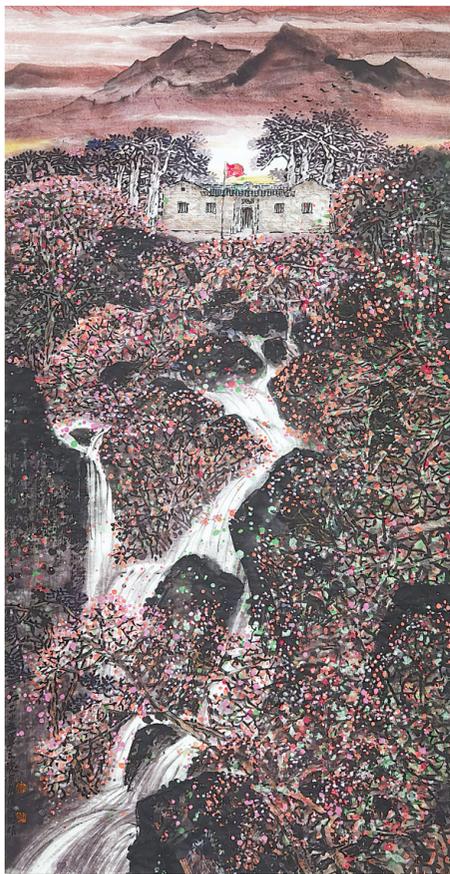
作为土生土长的秭归人,屈姑公司董事长李正伦于20年前创办屈姑公司,从此筚路蓝缕,扎根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实现了脐橙从花到果、从皮到渣的零废弃综合利用,填补了国内柑橘综合利用深加工的空白。他说,“我做了二十年柑橘产业,到今天才真正读懂‘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含义。”屈原文化涵养了秭归的土地,滋润了人们的心田。秭归人民因爱屈原而爱《橘颂》,因爱《橘颂》而爱橘树,因爱橘树而发展橘产业。如今,全县柑橘种植面积40万亩,柑橘产量100万吨,产值200亿元。全县80%以上的村、70%以上的农户从事柑橘产业,有13个村柑橘产值过亿元。柑橘已成为秭归的支柱产业和农民的致富产业。

无独有偶。离屈姑公司不远坐落着湖北泰和石化设备有限

公司。这家公司的创始人章文忠先生是温州人,浙江大学毕业后远赴英国深造,在一家企业做到集团副总,年薪百万。他了解到,超低温阀门市场长期被西方垄断,中国此类产品全部依赖进口,受制于人。他立志“用我所学报效国家,让中国制造成为世界一流的制造”。2002年,回国休假的他在秭归漂流意外落水,被当地老乡救起,给他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姜茶。一碗姜茶暖了一颗心。从此,他下决心来秭归投资建厂,创办了这家从事超低温阀门生产的企业,并担任全国工业超低温阀门技术中心主任。企业的产品一举打破西方垄断,并远销欧美。

“一碗姜茶引进一家高科技企业”当然是个美好的故事。但我更相信,章文忠先生来到秭归,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肯定受到了屈原文化的浸润和熏陶。他一定读过屈原的《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否则他怎么下了决心?又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他也一定读过“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否则,他为什么要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工作,不达目的誓不休?

我终于明白,两千三百多年来,秭归人一直在呼唤,中华民族一直在呼唤,用《离骚》,用《天问》,用《九章》,用《九歌》,用龙舟,用粽子,锲而不舍,感动天地。终于,屈原回来了,他穿行于大街小巷,行吟在田间地头,就在秭归,就在中华大地。



《红二十五军之魂》(中国画) 虞小风 作

玉泉寺写生

□ 甘茂华

古刹玉泉寺,在湖北当阳市。

翻阅史书,拂去岁月的风尘,眼前一亮,书页间跳出“古当阳”三个字。原来,当阳之名见于文字记载,至今已有近两千三百年的历史。据《湖北通志》,当阳县建制,始于秦昭王29年(公元前278年):“秦置当阳县属南郡。”自此,古当阳便成了楚国肇基之地和楚文化的摇篮。作为历史文化古邑,当阳当之无愧。玉泉寺,便是当阳的文化地标之一。

出当阳市治所玉阳镇,行至西南12公里处,远望前景,群山相拥,其中一峰如巨船倒扣,横卧在群山之中,名曰覆船山。覆船山西北原有后庄河,玉泉水库建成后水位提高,后庄河不复存在。山北麓,溪水长流,珠泉跳玉,人称珍珠泉。因其清澈明净,晶莹如玉,改称玉泉。以水名山,覆船山又叫玉泉山。山东北麓,建有寺院,所建之寺,称之为玉泉寺。

说来话长。东汉末年,一位游方僧人在覆船山“结草为庵”。南北朝时,山下有5处小庙。到了隋朝,寺院集中修在覆船山东北麓,隋文帝敕名“玉泉寺”。其鼎盛时期在唐太宗之际,寺内常住僧人上千名,集会则有三千之众。清代初叶,玉泉寺形成“八堂十三家”。民国年间,合八堂为一家,改子孙庙为十方丛林。民国29年旧历7月,在玉泉寺举行佛事活动的25名僧人、居士,惨遭日军杀害。历史,在这里留下了一滩血迹、一笔血债。

玉泉寺系天台宗祖庭之一,历史悠久,文物集聚,所谓“天台国清,荆州玉泉,润州栖霞,齐州灵岩”,号称“天下四绝”。加之寺院建筑群与秀丽自然风光浑然一体,故为荆楚丛林之冠,是一座闻名海内外的著名寺院和旅游胜地。我曾多次游览玉泉寺,乐山乐水,温故而常新。那里的叠嶂幽径,茂林修竹,那里的飞泉迤迤,汨汨有声,那里的殿堂栋宇、香台宝树,诚如古人所言:“信荆人之净界,域中之绝景也。”

在我看来,玉泉胜景,胜在寺院环境,胜在文物古迹,胜在弘扬中华文化的传承精神。

玉泉寺的寺院环境,幽静、优雅得像藏在山中的桃花源。进入玉泉寺,迎面就是三门。三门门始建于隋。这是一座青砖坊,三门洞开,门坊上有赵朴初题写的“三楚名山”四个大字。寺院中第一座建筑是天王殿,门前石桥古柳,满眼麻石青砖,古刹宁静之气扑面而来。天王殿后,大雄宝殿最为壮观,两殿之间有青石甬道相连,千瓣莲花就生长在殿前两口丹池中。每逢八月,莲花盛开,重重叠叠,犹如落霞。大雄宝殿月台侧还有一棵古银杏树,据说树龄在千年以上,深秋时节,摇撼满树金扇,落叶铺出一幅画。从大雄宝殿后面,爬上高高的台阶,就是毗卢殿,内有五百罗汉坐像。再后,有观音殿,天上天、玉皇顶。玉皇顶的楼上,供奉着民间信奉的雷公电母造像,威武而神气。

玉泉寺的文物古迹,不仅古朴沧桑,而且历朝历代都不缺席。隋代铁镬、唐代观音碑、宋代铁塔、元代大钟、明代石望表、清

代显圣碑等等,每件文物连接起来,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文明史。隋现置大雄宝殿月台中央,形似大锅,腹有铭文,记载当年造像用铁三千斤。唐代观音像碑,据清代《玉泉寺志》记载:“观音像碑高七尺,唐吴道子笔。”有意思的是,吴道子笔下的观音菩萨,画作男身,嘴角处还有三绺胡须,长发披肩,赤脚跣足,丰满而性感。北宋铁塔建在天王殿前小庄河以东的土丘上。铁塔仿木构楼阁式,塔身十三层,平面呈八角,傲然挺立,直指苍穹。元代大钟是元延祐七年(公元1320年)庚申十月造,距今七百多年了。石望表为青砂石刻成的方形柱子,明万历丙辰年立,正刻楷书六字:“汉云长显圣处”。清代显圣碑在珍珠泉南侧,山石作碑,上刻隶书“最先显圣之地”。至于玉泉八景,颇多古迹,比如铁塔凌云、妆台镜月,又如邮亭夕照、唐贤碑碣,甚至歪嘴土地公公庙的故事,都为游人提供了一个览胜怀古、寻觅古当阳踪迹和见证岁月沧桑变迁的好去处。

值得一书的是,玉泉寺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不仅以其温暖的怀抱珍藏着悠久的历史,而且以其悲悯的宗教精神,散开着大爱的文化情怀。

这里有唐代诗人李白命名的“仙人掌”。这里有玉泉寺僧应诏入京翻译整理的著作《大衍历》。这里有僧人道源在玉泉寺完成的《景德传灯录》初稿。这里有明神宗钦赐《大藏经》一部于玉泉寺。如此等等,薪火相传,追寻已远,回到当代。1963年下半年,作家姚雪垠在殷舟堂完成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初稿。1979年夏天,湖北省文联在玉泉寺举办三峡笔会,作家齐克、郦国培,诗人刘不朽、黄声孝、习习、汪参加了笔会。郦国培的长篇小说《长江三部曲》之一的《漩流》即完稿于此。1985年10月,出席中国文联三峡笔会的著名作家峻青、康濯、叶楠等数十人来到玉泉寺参观。1992年10月,画家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偕子徐广平游玉泉寺,徐广平画《梅竹图》一幅,题款“为善最乐”。1996年早春二月,日本作家新井利男,专程到玉泉寺调查56年前日军杀害僧人的史实,为了忘却的纪念,复活民族的尊严。从古至今,在玉泉寺的山间泉边,文人墨客留下了多少诗词歌赋,多少书画题咏,像珍珠泉吐珠喷玉,为这方水土这方人,增添了足够丰富的诗画神韵和另一种人生况味。

再回首,古当阳玉泉寺,从隋朝名寺始,水光山色中,映照过多少经书典故,叩问过多少世道人心,期待过多少春风秋雨,而那高耸的铁塔,无论风云怎样变幻,却依然挺拔着穿透岁月的风韵。我想这就是玉泉寺的风骨,这就是玉泉寺之美之所在。

事隔多年,我现在来写玉泉寺,依然觉得宁静和温暖,依然可以按照记忆中很清晰的玉泉寺脉络来链接路径。我认为每次重温玉泉寺,就是给心灵浇一次泉水;每浇一次泉水,玉泉寺古莲的种子,就会在心里开出千瓣莲花来。我写玉泉寺不是为了怀旧,只是为了记得那个美丽的地方。我为玉泉寺写生,玉泉寺永驻心中。

(本文为湖北省作协2023—2024年度“散文湖北”获奖优秀作品)



大冶铁矿

□ 程琳

北纬三十度广场
入夏以来第一波38℃的热浪
似乎隐喻着从矿石到钢铁
必经的洗礼,火
隐身于呼呼的风中
并非铁山恒定的布景
除非穿越时光的井巷
回到一千七百年前
以武昌的矿场
英特雄迈的孙仲谋,历史未曾应许他
止戈为武,而是磁石一样引他溯江而上
大冶炉冶,煅刀,铸剑
那时候风箱还叫囊橐
当铁水刚刚流出石头的心脏
吹出的空气如此刻一样滚烫

就像一块生锈的铁
回到久违的故里,踏寻前尘梦影
我确认并非来自这巨大的天坑
444米的深处
而属于大峡谷最陡的边坡
近旁一个倾斜的掌子面
还记得三十年前怎样欣喜若狂
从矿床一跃而起
第一次乘火车来到武钢
甩开一块有用的钢铁
身上多余的东西
走过千山万水
又不断回炉
高炉,转炉,RH炉,环形炉
炼了又炼,还未成为纯铁

我锈迹斑斑
并不是因为每天忘记了拂拭
而是内心潮湿,思念的积雨云
层层压在胸口,就像那朵
来自故乡的云,无数个梦里
我听见铁山苍老的呼唤:
“来吧!这里有你要的闪电!”
一场大雨意外降临
提前下了三天三夜
此刻我晴空万里,澄澈,蔚蓝
当一个钢铁的亲人扑面而来
手握着手,词抱着头
都像个铁打的
也像个打铁的
爽朗的笑声替代了泪流满面

当年,我在矿脉中留下的空缺
一棵刺槐早已姿态横生地
长进岩体的缝隙,此时花期已过
槐花的清香和漫天的蜜蜂
尾随春天一同远去,浓密的绿叶
小草一样覆盖着硕大的“倒葫芦”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葫芦销不尽三国的兵戈,隋唐的铜币
销不尽汉阳铁厂的血铁悲歌
销不尽侵略者的罪孽
而销去多少矿工的血汗和生命!
至今,万人坑的累累白骨
和天地之间的伟岸身影
还在一同昭示:同样的矿石
握在不同的手里,就有不同的结果

风从葫芦藤的那头吹来
一个个钢铁的亲人
都是一簇簇上的葫芦
我们的葫芦都长着嘴
专门盛放钢铁的深爱,长情
由于太过炽烈,醇厚
不约而同爱上了飞溅
不轻易开口,言爱
我们采矿,也采诗
炼铁炼钢,也炼人炼字
在另一种意义的石头上种树
每一场采掘留下的矿坑
都等着我们去复垦
我在尘世间翻滚的伤痕
只有这些亲人能够抚平

在大冶铁矿,我终于明白
我生来就不是一块纯铁
我含钢!
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
和钢铁抱成一团
像编钟,你敲我,我敲你
不敢说多么浑厚,清越
但真的带着矿石的心跳
无数颗矿石的心脏敲打着铜锣
走出铁山
走进新中国钢铁长子巍峨的高炉
越过高山平流
跨过奔腾的河流,汹涌的大海
甚至走上天空,成为
飞往未来的星星

寻找家乡 与文学的契合点 ——读陈敬黎散文

□ 黎琪珍

作为一位高产的知名小说作家,陈敬黎迄今为止创作的几部长篇小说,均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但他的文学之旅,却起步于散文创作,并与其家乡咸宁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陈敬黎近年刊发于各大报纸杂志的散文佳作中,形散意不散之文体特征十分明显。尽管形式自由,题材多元,但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家乡日新月异、父老乡亲朴实勤劳的主题始终不变。

“家乡”书写,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陈敬黎的散文找到了这种述说方式的契合点,即隐藏在乡村记忆里的人类进步史秘密。在他的笔下,蕴藏人类文明的家乡、烟火连天的家乡、苍松翠竹的家乡、丰收的家乡、雄浑的家乡、温婉的家乡,应有尽有。

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了分田到户政策。陈敬黎还是一个初中毕业生。面临的是回家帮父母种田,还是继续读高中的两难选择。一个星期六放学的路上,晚秋天色阴沉,大地毫无生机。当他走到门前一大片田畈,看见满田金黄的稻谷,听到片片欢声笑语时,整个人突然振奋了。入夜,他以父老乡亲用镰刀雕刻秋天之意,写成了他人人生第一篇作品《雕秋》。不久《咸宁文艺》发表了这篇处女作。后来,他又在《咸宁日报》发表散文《雨打声瑟瑟》。在静与噪之间,切换出一个少年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中的得失。

毕业后,陈敬黎在家乡政府部门参加工作,下乡驻队成常态。随着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农村出现了打工潮,农事重担压在女人肩上。女人们好累,夜深人静时才闲下来,思念远方的男人。邮差来了,女人们飞跑过来抢过邮包,“撕烂了那绳织的袋”,翻出男人的来信。作者用“绳织的袋”来形容邮包的厚实,却被这些渴望得到自己男人消息的女人“撕烂了”,可见女人对男人的渴望激发的爆发力有多么惊人。2004年第八期《长江文艺》将此文发表了。这篇情感质朴的作品,是一种家乡书写的别样方式。

在开始潜心文学创作以后,陈敬黎走进了鄂西山区寻找创作素材。在长篇小说创作之余,他写出了《夜清江》等一组散文。

“夜清江波澜不惊,薄雾缱绻,倒挂在水中的红灯笼被夜归的船荡成一片渔火。船娘的橹声,仿佛那唉夫归的号子,在江面萦回:‘他爸归呀!他爸归呀!’”这段开篇文字把读者的心轻轻提起,把女人对男人的牵挂,用一句“他爸归呀!”写得淋漓尽致。文中,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家”的兴旺根因做了精彩诠释——肯做事的汉和巴家的婆才是一个家庭稳定发展的根因。

在《清江河东》一文中,作者对山清水秀的大自然的书写,突出了“山水通人性”几个字。文中,他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告诫人们一个哲理:只有不畏艰险,才能取得成就。“君生我未生。她对那片青苔上刚刚露出的茸说。”作者把一个女人的爱,用她对“茸”说,道尽了伤感、纠结与不舍。

《云上花间》是陈敬黎近年来又一篇散文力作。作者通过对一位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学子的情爱书写,言说了在他紧连“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家乡,因交通闭塞而难以发展的困境,赞颂了愚公移山精神的可贵,以及“么叔”等八位勇士用生命在悬崖陡壁上开出一条挂壁公路的无畏气概。

在新冠疫情期间,陈敬黎仍用手中的笔奋力书写。在《飞向希望》一文中,他从两岁孙子的无知无畏中看到希望。在《看见曙光》一文中,他从早晨起床看见的曙光中,看到了中国人民战胜疫情的曙光。

在他众多散文中,不得不提的是《雁歌温泉河》。他在宜昌长阳县一面收集小说《和平前言》创作素材,一面创作小说《汀泗桥》。写累了就到清江河边的亲水平台上去坐一坐。那天他写累了,坐到清江边,看见白鹳在江面上盘旋,突然想起了家乡温泉河上盘旋的白鹳。然后他一口气写就《雁歌温泉河》一文。《中国文化报》不久便发表了该文,次年荣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

《以母亲河的名义》一文,更是将他的创作推向了更宏大的主题。他以流入大长江的母亲河——淦河为引线,写出了中国人民的母亲河——长江的宏伟气势,以及长江大开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主题。这篇作品在《中国艺术报》发表后,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作为学习资料转载。

在现实题材的创作过程中,陈敬黎也对乡村记忆中的历史发展秘密做了解读。

发表在《文艺报》上的《龙潭桥边客》一文中,他通过到龙潭桥边买枫树断枝做扯秧秧秧的父亲,写出了大革命时期秋收暴动的大背景下,咸宁农民军武装暴动,通过龙潭桥攻入咸宁县城。撤出咸宁后,咸宁农民军从通山进入江西,上了井冈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这一段已被湮没的历史。他以男主角对恋人的一句话,“我要跪在地上,擦干净我的祖国母亲身上的耻辱!”将作品瞬间拔高,让作品主题升华,令人拍案叫绝。

不久,他又发表了《塔珈山外小学堂》。该文讲述了在国破家亡时期,一个农民出身的实业家王质夫的故事。将知名学府——武汉大学,与一所山村小学堂“王家畈学堂”,用“教育救国”四字血肉相连。在武汉大学建校时,接受了教育救国思想的王质夫捐出了塔珈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王质夫又在自己的家乡,捐建了王家畈学堂。用代表了已经觉醒了那部分人的王质夫的壮举,以教育的途径唤醒国人,提高国人的素质,呼吁联合抗日。

遗憾的是,在他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却遗落了乡愁情结、乡音方言、传统家乡美食、传统节日等的书写。随着社会进步,祖国的日新月异,大批农民走出了黑土地。这些进城务工农民的家乡观念还在,随着他们的后代出生长大,乡愁乡音、家乡情结、家乡传统美食等等,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陌生的东西了。乡村振兴,不仅仅是把乡村建设得如诗如画,更重要的是对乡村记忆的拯救、挖掘,让它生生不息。一个忘记自己历史的民族,注定是一个失败的民族。一个忘记了自己历史的乡村,又何尝不是一个失败的乡村?把乡音、乡愁、家乡情结永远留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是我们不可不做的大事。